

美匪關係的新觀察

丁 匡 華

壹、從季辛吉六訪北平說起

一、美匪「聯合公報」

近三、四年來，美匪關係迭見增進，此固尼克森總統入主白宮後對華外交政策之重大改變，但季辛吉居間推動，亦為其主要因素。過去三年中，季氏曾經五度訪問北平，由其秘密外交之縱橫捭闔之下，先則促成尼克森訪匪，繼之導致美匪互設「聯絡處」，使之邁向「關係正常化」發展。惟季氏五次是以尼克森之私人代表身份前往，而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日至十四日季氏之六訪北平，即係以負責美國外交政策的國務卿資格之首次訪匪，故而格外令人注意。季氏逗留期間，曾與周匪恩來六次會談，毛匪澤東且特別親與其舉行長達二小時四十五分鐘會談之久。季氏在答宴席上，且面對周匪恩來、姬匪鵬飛、喬匪冠華一千匪偽官員保證：「不論今後發生任何事故，美匪關係必將繼續發展下去」。季氏行前，並與匪方發表「聯合公報」，就美匪關係加以申述，因之外電紛加推測，認為美匪「關係正常化」，業已從此益趨邁進一步，這對美國與中華民國邦交前途，實已蒙上一層陰影。

美匪「聯合公報」，乃為季辛吉六度訪匪的一項重要記錄，為使讀者對此一問題之了解，特

錄匪新華社報導的中文本文如下：

「公報 美國國務卿兼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亨利·艾·季辛吉博士於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一月十四日訪問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匪）。陪同他的有羅伯特·英格索爾、羅伯特·麥克羅斯基、恒安石、溫斯頓、路德、安士德、喬納森·豪和理查德·索洛蒙。毛澤東『主席』接見了季辛吉國務卿。他們在友好的氣氛中進行了範圍廣泛的有遠見的交談。季辛吉國務卿轉達了尼克森的問題，毛澤東『主席』向總統表示問候。

季辛吉國務卿及其一行同周恩來『總理』、姬鵬飛『外長』、喬冠華『副外長』、王海容『部長助理』、林平『司長』、彭華『司長』、錢大鏞、丁原洪等進行了坦率的、認真的會議。雙方官員就共同關心的雙邊問題舉行了對口會談，取得了良好進展。

雙方回顧了一九七三年二月季辛吉博士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匪）以來國際事態的發展。他們注意到國際關係正處於激烈變動的時期。他們重申遵守『上海公報』中確定的各項原則，並重申應在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不侵犯別國、不干涉別國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原則上解決國與國之間的爭端而不

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

他們特別重申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或世界的任何其他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雙方一致認為，在目前情況下特別重要的是：在具有權威的級別上保持經常接觸，就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並在不代表第三方談判的情況下進行具體磋商。

雙方回顧了一九七三年期間雙邊關係的進展。美國方面重申，美國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中國』（匪）方面再次表示，『中』（匪）美兩國關係的正常化只有在確認『一個中國的原則』的基礎上才能實現。

雙方滿意地注意到，在北京和華盛頓的聯絡處正在順利地行使其職能。雙方商定，應該繼續擴大聯絡處的工作範圍。各項交流加深了兩國人民之間的了解和友誼。雙方研究了擴大兩國交流的問題，並商定了明年的若干新交流項目。在過去一年裡，兩國貿易有了迅速發展。雙方認為，採取措施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貿易創造條件是符合兩國利益的。雙方表示將在『上海公報』的基礎上為促進

「中」(匪)美兩國關係的正常化而繼續努力。季辛吉國務卿及其一行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匪)政府給予的熱情款待表示感謝。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二、美國輿論對美匪關係揣測

美匪「聯合公報」發表後，美國輿論界以該公報曾稱：「『中國』(匪)方面再次表示，『中』(匪)美兩國關係正常化只有在確認『一個中國』的原則的基礎上才能實現」，於是紛紛揣測，懷疑其與匪方之間另有秘密協議，有意背棄中華民國。特別是隨同季辛吉訪問北平的新聞記者渲染尤甚，茲特錄幾則具有代表性的報導，以供研究美匪關係人士的深入探討。

中央社華盛頓於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專電報導：華府觀察家認為，華盛頓北平的「聯合公報」，是一份並無驚人內容的「文件」，但引起不少注意的，乃是北平重申「『中』(匪)美關係正常化，只有在確認『一個中國的原則』的基礎上才能實現」。據傳一位美國高級官員——相信是季辛吉本人——曾告訴新聞界，他認為共匪的聲明是他們對臺灣問題立場的「軟化」。相信季辛吉亦曾說，這種「巧妙的進境」，在推動華盛頓與北平間建立「外交」關係上能導致一種「突破」。在私下的談話中，國務院官員同意季辛吉的判斷。他們指出，共匪可能說：「除非美國斷絕與中華民國的關係，否則關係不可能充分正常化」。他們補充說：「軟化」之處在於措詞的含糊，「確

認一個中國的原則」。據美國官員說：季辛吉在東京的背景簡報中透露：在今後幾個月裡，關於如何依從「一個中國」之原則，華盛頓與北平之間將會探討途徑。此間某些觀察家對共匪的聲明，解釋為北平對華盛頓的一個信號，即是：美國能與北平維持實質的關係，條件是美國承認北平為「全『中國』(匪)的唯一合法政府」，因而「確認了一個中國的原則」。一般言之，美國官員覺得，最近的「公報」，表示雙方朝向「關係的充分正常化」推進。

中央社東京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合衆國際社電稱：美國高級官員認為共匪在這次美匪聯合公報中闡明所謂「確認一個中國的原則」，實意味深長，頗足耐人尋味，在推進所謂美匪關係正常化上，可能導致突破性的發展。據謂在季辛吉與周恩來的會談中，共匪態度顯有改變，「並未要求美國採取任何特定的行動」，可是共匪的骨子裡，却滿懷希望藉此在促成雙方關係正常化，導致某種特定的演變，此次會談雙方都沒有對外交關係提出特定的建議，美國官方曾對共匪暗示處理臺灣問題上有突破的立場，認為這一微妙問題，要加以探究，並且必須探究。

紐約時報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發表一篇題為「訪問毛澤東」社論稱：中共在美國在他們敘述仍未解決的臺灣問題時，正逐漸改善所用的言詞，如果他們不能調和他們相反的立場，他們似乎至少不讓他們歧見妨碍其他的問題。美國正進行臺灣撤兵的計劃，但是，美

國保持那海島安全的承諾和責任仍然有效。

紐約郵報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發表「被遺忘了的臺灣人」社論，對美匪公報大加抨擊，社論稱：未經明顯徵詢臺灣居民的意見，竟逕自在「公報」中宣稱「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這個被北平視為基本理論而顯然獲得華盛頓認可的假設，實無異證實了許多第三世界人士對超級強國交往所持的疑慮。

中央社華盛頓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專電稱：華盛頓郵報記者瑪德謂季辛吉與他的顧問們認為北平對美匪「關係正常化」新的態度，「是北平對於外交承認立場的一種可能重要的溫和態度，因為這種立場能使美國與臺灣的關係不受干擾」。又據隨同季辛吉訪問北平的巴爾的摩太陽報記者基特引述美國官員的話說，共匪堅持美國放棄中華民國的態度之顯然修正，是出自北平的主動，而非談判的結果。基特稱：以周恩來為首的共匪談判小組，取得美國的十一月十四日「公報」草稿後，插進了「『中國』方面再次表示：『中』(匪)美關係的正常化，只有在確認『一個中國的原則』的基礎上方能實現」一段文字。他認為這段文字似乎給了一個信號，共匪願意減少尼克森政府在「承認北平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時的困難。

中央社紐約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專電稱：紐約時報記者葛威茲曼於結束北平探訪任務時指出：臺北與北平間的政治協商解決，將有助於美匪關係正常化。他說：「一位高級官員(可能即季辛吉本人)稱，我們的中共對手

都是一羣非常精確的談判能手，他們注意到公報中所穿插的每一個字，因此，周恩來在公報中有關中共對臺灣問題立場的改變，祇認為乃是一個重大的發展，因為如此一來，華盛頓和北平的「關係正常化」，目前祇需要美國確認「一個中國的原則」即可。

貳、共匪的陰謀、野心和作用

一、共匪的陰謀企圖

從事實上，一九七三年冬，美國內外交困，內有「水門事件」，外有中東危機，季辛吉適時以美國務卿身分往訪，共匪認為這是對美國勒索之有利時機，分析其策略運用，至少具有下述兩項陰謀。

第一是對所謂臺灣問題，企圖迫使美國讓步。在季辛吉首途訪問中東前夕，周恩來對紐約時報外交記者蘇茲柏格發表關於美匪關係的談話，周匪曾妄言美匪關係的推展，關鍵在於「美國必須切斷對中華民國的一切關係」，美國如與毛共建立正常外交關係，必須對此採取行動。這證明毛共對季辛吉此次的訪問，心懷叵測，並不像美方那樣若無其事，把它視為例行之舉。我們如果將毛共對水門事件的緘默，對中東停火的放棄否決，再與周恩來的恫嚇或談話，以及周匪在這次美方所提美匪公報草稿上臨時增加所謂只有確認「一個中國的原則……」一段文字加以聯繫思考，即可明白看出毛共對美勒索之真正所在。

第二是乘季辛吉之來訪，企圖挑撥離間美俄

關係。在這次中東第四次大戰期中，蘇俄玩弄兩面手法，一面處處「謙遜」，讓美國扮演斡旋主角，一反過去無事不與美國敵對的立場；一面則秘密集中軍隊待命，企圖迫使美國直接捲入戰爭漩渦。蘇俄採取這種兩面手法，正予毛共以口實，毛共可以就此借題發揮，向季辛吉語言挑撥，做出媚美姿態，表示站在聯合制俄的一邊，藉以分化美俄和解關係。

二、共匪擴張野心的暴露

次就美匪「聯合公報」所云美匪雙方都不應在亞太及世界任何地區謀求霸權而言，雖祇是限於美匪雙方，而實是涉及蘇俄，不僅使美俄三角關係益趨複雜，同時更可窺出共匪對外的擴張野心。

季辛吉六訪北平的美匪「聯合公報」闡明：「他們特別重申，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或世界的任何其他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這是對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周「上海公報」的一項推進。「上海公報」美匪雖曾提出相同的「誓言」，但當時所指的僅限於「亞洲、太平洋地區」，那是中國大陸所在及其鄰近的地區，從地緣政治的觀點看來，與毛共利害有關，自然表示「關切」。此項「公報」，却表示美匪反對任何國家謀求建立霸權的地區，已由亞洲、太平洋地區擴展至「世界的任何其他地區」，那不僅反映毛共對「任何地區」的局勢，皆表示關切，此正暗示毛共業已廁身國際舞台，有權過問

世界各地情勢的發展。文中所云「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這自然是指蘇俄或蘇俄集團而言，因為當前國際上捨蘇俄外，其他國家都沒有具有稱霸的力量和條件，這顯然是毛共挾美國的助力，警告蘇俄休想亂動，這表示毛共不僅想在亞洲、太平洋地區對抗蘇俄，而且要在世界上任何地區，都要與莫斯科對抗。同時亦可認為這是美匪合力對俄的進一步發展，已將美匪聯合抗俄的防線從中俄邊境及亞太地區擴展至其他地區。在蘇俄看來，這是毛共的一種政治擴張，而其擴張的對象目標完全是針對蘇俄。蘇俄對毛共此項陰謀企圖，自然不甘緘默，必須籌謀對策，進行反擊。因之在季辛吉訪匪及美匪「公報」發表不久，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即於十一月二十六日飛往印度訪問。此一訪問雖僅係蘇印兩國領袖之接觸，但實與美俄三角爭鬥互有連帶關係。此種美俄三角之間的交互刺激與反應，近年層見不鮮，遠者，如一九七一年七月季辛吉之初次秘訪北平，未久即有蘇俄總理柯錫金訪印與蘇印廿年年友好條約之簽訂。近者，如美國總統尼克森一九七二年二月訪匪，隨即有季辛吉訪俄；五月，尼克森訪俄，季辛吉又立即訪匪；一九七三年六月，俄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答聘訪美，美國除尼克森總統隨即晤毛共駐美聯絡處主任黃鎮之外，稍後，八月又宣佈季辛吉訪匪。如今，季辛吉訪匪不久，布里茲涅夫立即訪問印度，就事實看，美俄匪不僅在互訪上有其強烈連鎖反應，而且在行動上亦產生相互嚴重後果。一九七一年八月蘇印二十年友好條約簽訂後，

未幾即有印巴之戰發生；一九七三年六月廿四日美俄簽訂「防止核戰協定」、「繼續進行限制攻擊性核武器談判的協定」等多項條約、協定、和議定書，三天之後，毛共即以第十五次試爆氫彈聞。是以名為促進進局緩和的季辛吉均勢外交，在其交互刺激與反應中，實滿佈戰爭的陰影。

此次布里茲涅夫訪問印度，曾與印度總理甘地夫人進行密切會談，其密談內容雖未公佈，但相信必與蘇俄倡導「亞洲集體安全體系計劃」有關。須知，此一計劃乃由蘇俄在距今四年前所提出，隨美匪「關係正常化」的推展，特別是美匪互設「聯絡處」之後，其鼓吹進行乃更為積極。儘管莫斯科解釋：「在亞洲建立集體安全體系，會消除在這個世界最大的洲發生戰爭的危機，使它成為持久和平區，促進亞洲各國人民進步，對整個國際形勢發生良好的影響」。並強調此一體系之建立，目的並非「包圍『中國』（匪），甚而有利用於解除『帝國主義』對『中國』（匪）的危險」。然而實質上，它之以毛共及美匪可能的聯合為目標却十分明顯。雖則此次布魯訪印，雙方僅簽署「有關雙邊及國際政治問題的聯合宣言」、「總濟與技術合作協定」、「領事條約」、「有關兩國計劃團體間合作協定」，對「亞洲集體安全體系」未見提及，但布魯在印度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上，強調「我們相信，亞洲擁有人類二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和平、安全與合作關係的建立，將成為在獲致世界各國和平與安全的努力中，具有世界更重要性的一步」，對其所謂「亞洲集體安全體系計劃」的推展，就十分露骨。

十分明顯，蘇俄現正加緊進行其自黑海、地中海、印度洋伸向西太平洋的海陸兩線全面戰略部署，此「亞洲集體安全體系計劃」乃此一大戰略部署的一部份，與季辛吉六訪北平與毛共發表「聯合公報」所稱反對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在世界任何地區建立霸權一點，實乃針鋒相對，其為對美匪關係正常化之刺激的反應，與夫遏阻毛共的擴張野心，應屬毫無疑義。因此，當茲蘇俄在亞洲太平洋地區竭力擴張之際，美國必不敢進一步與毛共談判作出不利蘇俄的舉措；我們認為美國同意毛共在「公報」中將「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伸展至「或世界的任何其他地區」。祇不過是美國對毛共拉攏和運用的手段與姿態而已，決不會進一步採取行動，定可斷言。

三、共匪對美「低姿態」的作用

若干年來，共匪一再聲明，凡是與中華民國建有邦交的國家，決不考慮與其建立外交關係。季辛吉六訪北平的美匪「聯合公報」，共匪表示美匪關係正常化，祇要在確認「一個中國的原則」的基礎上則可實現。共匪如此自毀原則，軟化立場，迫不及待出之以「低姿態」，亟切期望美國的外交承認，實是懷有重大作用。

第一、共匪認為美國如與匪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不啻是孤立中華民國，產生「國際政治」的效果，因為迄今為止，尼克森總統雖然曾紆尊降貴訪問北平，事後雙方的交流關係相當緊密，但美國對中華民國的支持，不論在物質上或精神上，都無改變，尼克森的確信守「交新非友並非拋棄舊友」的諾言，共匪對此，自然非常「失望」，唯有加緊誘惑美國，儘早建立外交關係，達成最後的、澈底的、破壞美國與中華民國的合作和友好關係。

第二、毛匪澤東的「革命路線外交」的最終目標，在於美國。近年來美國的國際聲望不斷雖下降，但它仍是「超級大國」，戰時和戰後所建立的影響力，仍然廣泛和深入，縱使有若干國家的外交措施，保持亦步亦趨的態度。此種情形，在聯合國和其他國際性活動中，可以見到。因此，共匪如果獲得美國的外交承認，可能促使現時猶未與北平交往的國家，以及若干與共匪從事雙邊貿易的國家（特別是「東南亞國家協會」的會員國），可以步美後塵。這一情形倘若出現，毛匪全面外交突破的野心，也就全部獲逞。

第三、匪俄關係無法好轉，現時的趨勢更明晰，近幾個月來雙方罵戰復起，打破過去一段期間的「休戰」。喬冠華在聯大「怒斥蘇俄」的演說，共匪把它拍成紀錄片，甚至運送海外放映，說明共匪對蘇俄的分裂，已發展到無可轉圜餘地。為了打擊俄國，共匪非取得美國的幫助不可。美俄之間有正式邦交關係，復有「熱線電話」之設，共匪自愧不如，因此非全力爭取美國的正式建交，不足以壓低莫斯科的氣焰。

第四、共匪內部黨和軍的尖銳對立，並未因林彪的垮台而緩和，軍人不聽「黨」的話，主要藉口是為了「備戰」，槍桿子第一，而「備戰」

的對象則是「美帝、蘇修」。如能獲得美國的外交承認，共匪可藉此削弱軍人的跋扈，「備戰」的對象由二變一，周匪恩來的和解政策，獲得毛匪澤東的支持，倘使美國能予共匪以正式外交承認，則毛、周的權力地位，自可得以鞏固。

叁、中美邦交與美匪關係

一、季辛吉對中美、美匪關係闡釋

季辛吉六訪北平以後，對於中美邦交與美匪關係，曾不止一次加以闡明，一是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季辛吉在其訪匪返回華府接見我駐美大使沈昌煥，季氏首先向沈大使就美匪「公報」加以解釋，接着對沈大使重申美國繼續維持與中華民國政府的外交關係，並履行對中華民國的協防承諾。二是季辛吉在同（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廿一日的華府記者會上，除了駁斥新聞報導所傳他在訪問北平時，試圖達成與共匪關係充分的「正常化」之說「完全不確」外，同時並宣稱：「雖然美國試圖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匪）關係正常化，但是中華民國與美國間的基本關係，迄無改變」。又稱：這次訪問北平，他促成了「聯絡處」工作的擴大、交換計劃的繼續、貿易的擴充、以及磋商程序的相當擴大，但「這是我們自己所定目標的最大限度」。三是季辛吉於同（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廿八日在華府的年終記者會上宣稱：美國將繼續謀求與北平關係「正常化」，並尋求於一九七四年內「加速」此一進程。但當中央社記者向季辛吉追詢「加速」一詞是否為「建立外交關係」時，季氏則是予以斷然否定，記者

為求慎重、重複發問一次，季辛吉的答覆還是一個「不」字。季辛吉此一確切答問，實不啻否定美國在一九七四年內與共匪政權建立外交關係的可能性。

二、美助理國務卿殷格索的訪華

美國務院新任主管東亞暨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殷格索於一九七四年一月就任之後，為了解亞太地區情勢，即宣佈逐次前往亞太國家訪問，並包括大陸匪區在內，但當一月十七日自華府首途東來之日，突以「時間的因素」為由，將原定北平之行，宣佈取消，這一行動，當亦具有政治意義。殷格索於一月二十七日自漢城飛抵臺北，逗留期間，曾先後與嚴副總統、蔣經國院長、沈昌煥部長就中美兩國重大問題舉行會談並熱切交換意見，二十九日離華，發表書面聲明，曾強調他對於我政府的「確實把握大小問題，以及活力果斷的明證，均獲有深刻的印象」。又稱：「就我的一方面而言，我在這些討論中，曾表示美國政府的願望，要充分保持我們的熱烈，以及我相信是相互有利的關係。我將把這一點視為我擔任助理國務卿的職責上一個重要部分」。「……經濟領域是我們具有特別復合關係的一個方向」。「……我們在國際政治領域上，有着若干不同的觀點。我們也以在朋友間為適當的率直和坦白，討論了這些問題」。最後則稱：「我是懷着極溫暖的感着，和對於我所受的親切美意和懇誠款待懷着深深感謝的心情下離開臺北」。在殷格索訪華之際，美國第七艦隊司令史迪爾中將亦同時來

訪，這說明了中美兩國關係的維持和增進，不祇是政治上的，而且在軍事上的合作，亦是非常密切。

三、尼克森「國情咨文」提及的美匪關係

一年一度的美國總統的「國情咨文」，尼克森是於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日向國會提出，並由其本人親臨國會議壇作口頭說明。這一長達五十一頁與兩萬五千字的咨文中，是以美國國情為主，尼氏將五年前他初任總統時的美國和今日之美國作了一個比較，諸如美軍自越南的光榮撤退、美俘的順利遣返，與匪俄的和解，學潮的平息、犯罪及吸毒事件的減少，徵兵制度的取消，農業的重整，就業機會的增加，及人民購買力之提高等，均謂其任內的重大成就。而其在歷時四十五分鐘的口頭演說中，則以「和平」與「繁榮」為其主題，曾以「這是十二年第一次總統向國會報告國情時，美國與世界上每一個國家和平相處」而自豪，並謂：「有了和平、事事可能，沒有和平，無事可能」。接着尼氏指出：美國將繼續跨大腳步，向持久的和平目標邁進。在論及與蘇俄、歐洲、日本關係的同時，對於美匪關係，無論書面及口頭報告，亦有概略提及，尼氏在口頭報告中曾稱：「五年前我們和任何在中國大陸的世界四分之一人口是處於敵對的孤立狀態中，……經過一代的敵對孤立，我們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匪）開始了一個和平交流和擴展貿易的時期」。在其書面「咨文」中，則有三段文字，先謂「美國必須停止四分之一世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匪）的敵對孤立，因為過去那種政策的

結果，使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完全置於國際合作的範圍之外」。繼稱：「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匪)建立正常關係的程序仍在繼續，雙方已建立了『聯絡處』，因而雙方政府極為高階層的有效接觸將持續下去。」最後稱：「由於那些交往的成果，『中華人民共和國』(匪)的市場，已向美國開放，因而也將提供美國工人以工作機會」。惟尼克森對未來美匪關係的發展，並未作任何表示，相信在不久向國會提出的「外交咨文」中，對此必將有所論述，我們必須密切注意其發展。

肆、美匪關係的觀察

美匪關係的「正常化」，近年甚囂塵上，由於前此共匪在美匪「聯合公報」中，表示「『中』(匪)美關係正常化，只有在確認一個中國的原則的基礎上才能實現」，同時在「公報」中，共匪並未重提所謂「臺灣問題是妨碍『中』(匪)美關係正常化的關鍵問題」，因之又益加令人揣測，論者謂是共匪對「臺灣問題」的立場，已有「較多彈性」是對美國的重大讓步。然則共匪又將準備讓步到什麼程度，而「臺灣問題」是否已不再是美匪關係的障礙，同時共匪所謂「確認一個中國的原則」，是否表示祇要美國在原則上承認「一個中國」，美匪便可正式建立外交關係，而不再提「臺灣問題」？而此種安排，又將如何避免「兩個中國」形式？這均值得探討研究。

其次，就季辛吉在北平所稱「不論今後發生什麼事情，我們關係中所取的進展，今後將繼續發展下去」而論，不僅不切實際，而且過於武斷

，當前國際波瀾雲泥之際，誰能保未來不致發生重大變化，尼克森政府此際一切政策措施，在在遭受國會掣肘，其總統權力與國會權力之爭又正方興未艾，尼克森在茲如此處境艱困之下，豈能甘冒不韙遽作於己不利於人有損之決定？何況美匪關係又牽涉美俄三角關係在內，美匪關係正常化，實不啻是美國聯匪制俄行動之邁進一步，因美匪關係之「正常化」，而損及美俄關係之「和解」，我們認為尼克森決不會出此下策。因之，季辛吉的講話，決不能視作美國政府發言，或為其籠絡共匪的一種外交權術與手段，不足驚異。

須知，在目前的大前提下，美國與我中華民國之間的關係，為國與國之間的正式外交關係，倘中美兩國此種關係未予改變，除非共匪迫於形勢接受「兩個中國」，否則美國絕無與共匪政權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可能。

無容諱言，美國政府基於現實外交的運用，在追求美匪關係正常化的過程中，對我們自然不利，而對美國本身的整個對外關係以及共匪內部因此而加深的權力鬭爭，也同樣產生深遠的影響。美國現在的 policy 是一面增加對匪的實際接觸，而同時維持與中華民國的互惠互利關係。在一九七三年的一年中，中美之間的合作，甚為良好，美國政府一再聲明的結交新朋友，但不犧牲舊朋友，並重申對中華民國條約義務的承諾。我們在美國國內，現又加設及恢復了兩個總領事館，兩處領事館。美國國會參眾兩院一百多位國會議員聯署提出了支持中華民國的議案。美國進出口銀行貸予我國三億九千萬美元的貸款，並同意續貸巨款

。其次中美的文化交流、體育活動與科技合作，年來亦與時俱增，在軍事方面，除贈予我軍艦外，並供應貸款購買美國軍用物資，最近嚴格索助理國務卿與美國第七艦隊司令史迪爾中將之相繼訪華，這些都說明了中美雙方都十分重視友好關係之維持與增進。最近美國政府宣佈，美駐北平「辦事處」主任布魯斯已於一九七四年一月返美述職，而匪駐華府「聯絡處」主任黃鎮亦早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離美返回北平，均無返任跡象，其職務分別由副主任代理。同時共匪近又恢復對美攻擊，無論中東問題、國際能源會議、匪對美指責、顯見美匪關係已不如過去密切，趨向逆轉。

光復大陸是我們的基本國策，也是我們當前奮鬥的首要目標，去(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執政黨十屆四中全會曾向全世界宣告：「我中華民國政府必當團結海內外所有中華兒女為重光大陸國土，拯救七億同胞，以重建一自由民主獨立統一的新中國而奮鬥到底，並以此作為我中華民族對全人類不可諉卸的職責和貢獻」。至此，我們願向美國進一諄言：中國的問題應由我中國人民自行解決；我中華民國政府暨全體人民，亦有充分自信，力足以解決中國問題，我們所望於美國友邦者，在我全體中國人民從事於反共復國過程中，至低限度，應勿予毛共政權以支援和協助。換言之，美國為尋求與毛共關係正常化，其所採取的一切步驟，應到此為止，為尊重七億中國人民的自由意願，為維護中美兩國傳統的友誼，亦為世界的和平安全及美國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實不能再越此一步，則中美友好幸甚。